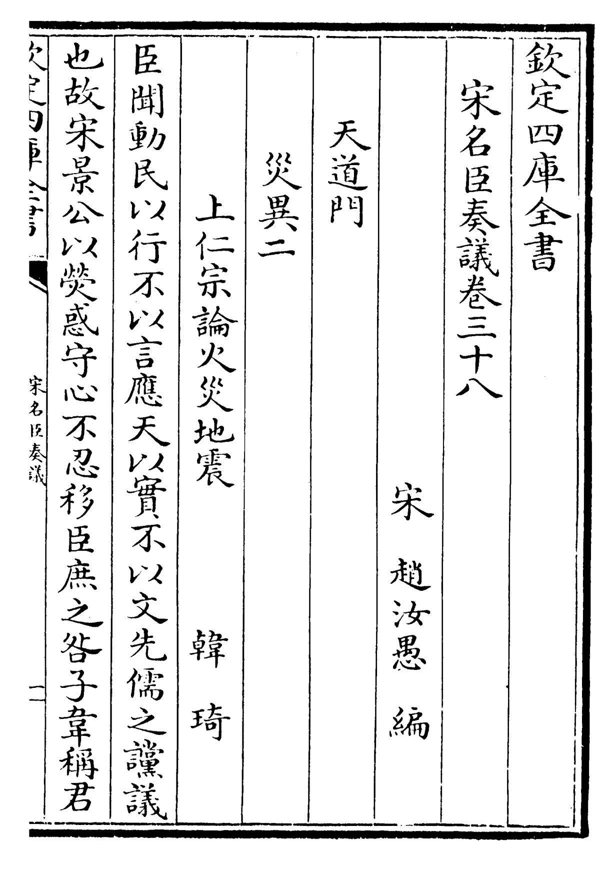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八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二

上仁宗論火災地震　韓　琦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先儒之讜議也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君

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隷之人宋璟謂可以至誠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也載籍所記前範至詳不敢煩陳粗此槩舉臣伏覩近者興國寺災延及開先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伏覩垂象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災之嗣發其猶影響諒匪徒然當是時臣謂陛下宜虛宁以求讜言側身以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絶其僥幸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慝之原

旌別賢愚撙節財用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以念祖業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眷三京以肆赦省走羣望以罄詞祝中自禁掖外及觀寺並設齋醮逮越晦朔令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即命使軺就崇法供㓰兹近塞俯接殊邦豈無間諜之人往道祈禳之事徒彰自恐或謂無稽雖陛下欽順皇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銷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夫弛刑網以貸頑悖之民損國貨以

奉游惰之輩將欲名丕既感靈心是猶却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然矣臣苟隱情惜已不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常以禮緇黄蔫牲幣為修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懼災思政之意哉謹按五行傳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賢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勲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火妄起焚宗廟燒宫館雖興師衆不能救

也此臣前所謂宜辨賢諂明賞罰謹命令戒奢逸者由此而言也曷有流化興政之若是而天不降福者哉且地震者說者以謂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乃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應此乃飭宮壼禀教臣鄰奉法以當斯變又夷狄者亦中國之陰也今震在北或恐上天孜孜譴告俾思邊寇之為患乎亦望自今而後務在嚴勵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悉去懦弱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惰之卒豐廪實以增儲

峙之具或曰令夷狄守盟誓約甚固奉朝廷有禮初無釁隙保不騷動未可生事以疑戎心此寛陛下宵旰之憂可也為國計則疎矣臣辭意狂鄙不識禁忌儻陛下聽斷之暇一紓睿覽采而行之少助萬分之一則臣退就鈇鎖死無所恨景祐四年十二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仁宗論星變　　韓琦

臣近者竊聞星變數見輙貢瞽見備言禳謝之理殆將百日不賜妄言之誅是陛下知臣所陳歸於朴忠而非

惑上好訕也然臣意有所未盡更思竭愚區區鄙誠萬一開悟臣近日又聞大慶殿及諸處復建道場及分遣中使偏詣名山福地以致精禱臣以謂陛下俯從常禮不得已而為之是亦達寅亮之深旨也臣竊以天垂祆象地見災異前世之君覩之感悟以為祈禳之法則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大則至有下詔以求讜言側身以避正寢是以天意悅穆轉禍為福臣願陛下法而行之復恐此後宮中或有宴飲之事欲望比於常時稍用減

節不獨仰奉於天戒斯實上安於聖躬臣子之心所以昧萬死而獻言者正為是也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高宗立皇太子将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别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命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

並於別所安置臣親逢求諫之朝復在可言之職宜推無隱思所為報願陛下特霽天威一加詳納天下幸甚

上仁宗論星變地震冬無積雪　韓琦

景祐四年十二月上

臣旬日前竊聞民間傳言星躔示變及京師曾有地震之異亦聞朝廷建置道場臣自忝諫職數因災變陳事意謂陛下粗記臣言故遷延未敢更獻愚瞽數日來又聞河東忻州地震連日大壞官私舍宇傷損人命臣慮

陛下近歲以來頗有災異而常事待之且未足多掛聖
念但齋醮道場而止臣是以不敢無言更思裨補臣聞
以實應天則天必報以德勝妖則妖自息今上穹頻頻
譴見以感陛下蓋欲觀變而懼增修德政則將轉禍而
為福豈其虛發哉若陛下以為無足可驗不思警悟之
理或上天倦而且怒則黙而為禍矣今躔次之變知星
者必具言其事至于地震之理稽于舊史則大臣專政
後宮用事陽不足而陰有餘之應也今朝廷凡百行事

皆由政府陛下雖知其是非而不加聖斷亦大臣專政之應後宮之事非外臣所知亦望禁其太盛以答天變臣願陛下每覩災異先詳其理而應之然後省身之所未思而思政之所未至夫崇儉約以訓九族而純德變於天下節宴遊以謹萬幾而勤政率於天下亦修身之大略也輔弼得人而庶務協其序賞罰得中而二柄歸於上邉陲廣備而將帥擇其材亦修政之大略也陛下若舉其要而行之則上天豈不降福而為災沴乎況陛

下首相久病高卧私室備禮上章無堅退之意安禄固位上不分聖憂下不畏人言假令病愈而出則中書之事必更無倫理蓋才短識暗而然也陛下豈不思求才而代之使修正紀綱亦禳謝之一端也又令冬以來尚無積雪旬浹之間將及春序不惟已覺愆旱兼恐人民疾疫欲望陛下躬行精禱庶獲喜應令舉朝之人皆以不言為利無一人為陛下切直而言者臣非不知直言為患然選任之恩不欲碌碌雷同衆人故昧死論列不

顧鼎鑊之罪惟望少采狂愚天下幸甚景祐四年十二月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覆壓吏民忻州死者萬八千七百四十二人傷者五千六百五十五人畜牧死者五萬餘代州死者七百五十九人并州千八百九十人自是河東地震連年不止或地震裂泉涌或火出如黒沙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處琦上此疏

上仁宗論并忻州地震　龐籍

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所以天意順感而人心悅隨也伏惟陛下躬仁聖之至德紹積累之慶基亨嘉式應文武並用邊隅不聳年穀屢登然而秋

冬以來雷雪不時流星為異今又地震并忻之郡傷殞人命甚可駭也推本天戒必有厥由以陛下恭勤寅畏動遵軌範宜不當掐致災眚臣竊思之恐在時政有所差失人情有所壅蔽也將欲應乎天而動乎人必當求其實而篤其行誠在陛下與執政之臣力行之也力行之道莫若先正其綱紀恭以祖宗垂業典刑具在守而勿失可臻至治將外制四海當首自京師故三聖以來因事立制凡百司務皆著條敕所以禁踰越塞僥倖也

向來或因一時為例而破之或因臣下營私而廢之法既動揺政或隳紊而欲訓齊諸司規表天下難矣故要在執政大臣持守之也持守之者要在以身律人先國後家以求賢之意為急以子孫之計為末至公既立誰敢為私然後可以守畫一之法使無踰越塞私謁之路使無僥倖施恩必平不以勢地為異罰罪必當不以惠姦為寛國之紀綱此實至要在力行之而已至於前代因天地之異莫不廣求厥理而消復之下罪已之詔開

直言之路人情暢於下則天理順於上此誠令之切務未聞朝廷行之恐但用釋道齋醮之文無所益也臣迹孤地寒材駑識闇上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獲立忠義之地敢冒天威輙陳愚悃者亦犬馬之思報也惟陛下矜憐而察之景祐四年十二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

上仁宗論衆星流散月入南斗　韓琦

臣竊聞近日司天監上言占見衆星流散又奏月入南斗中臣職在諫列得於風聞不敢隱情惜己容默于位

實願輸盡愚瞀有補萬分之一焉臣聞人事失于下則
天變發于上惟明聖之君覩之感悟責躬修德所以除
患而福至是猶影響相應之速也而朝廷自去年秋熒
惑失度及太平興國寺災乃命疏理繫囚自大慶殿至
諸寺觀並集僧道以為禳謝之法繼之以地震北郡遣
使興建道場近者又聞太陰失行復詔三京減降罪人
於金明池等處亦設齋醮臣屢上封奏極言無益所期
庸妄之說少開聖聰而前月中杭州又奏有大風雨恐

壊官司廬舍復有獻謀于陛下者乃降敕本郡崇佛事以禳之外方有識之士必有非笑者焉陛下若以災異數見非政教之失但可竭財以奉僧道寛禁以貸罪惡是謂天戒可咎靈心必回則令日之謫見又何從而致哉今天之譴告孜孜不已者得非陛下未達警悟之意耶夫赦者前賢以為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行也茍行之則小人之幸而君子不幸矣又金銀錢帛出自蒼生膏血取之以供國之用尚宜撙節又況枉費以資游惰

之僧道乎以陛下之聰明睿智諒久知其不可今若再
舉禳災之術復踵前弊適足誤陛下也臣不敢妄究星
緯但取前史所載開陳其端夫月為太陰之精刑罰之
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象也故大臣用事兵刑失理
則月行乍南乍北又南斗者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
士選授爵禄若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衆庶流移之象也
今天之所戒者恐宰輔之任未副聖心褒賢授禄或失
其宜故太陰罰斗以應之夫代天當軸之臣未副聖心

則政教浸隳矣政教浸隳則陰陽失和而水旱移時水旱移時則衆庶流移之患亦從而至矣漢史曰宰相上佐天子燮理陰陽戴記曰邇臣守和言近臣調和君事者也今聞政府議事未甚和協互執所見或有違戾即如近斷一大刑名此特有司之事又復別旨議定於理明白而猶固執紛競上煩聖斷豈大臣之體哉廟堂之上論道之際必有甚於此者固非下臣所知矣如此而望陰陽調君事和政不失于下變不形于上其可得乎

方今之宜莫若注意賢宰協輔朝政使其同心一意推用所長然後賞罰二柄更思其中謂名器不可輕授也則賞不加於無功謂紀綱不可寖弛也則刑必行於有罪知財貨之有限也則量用度而裁減之知軍旅之久惰也則明號令而約束之一令之出必信於人一言可嘉必用其計盡平僥倖之路精辨愛憎之言推此以斷天下之務則陛下高居穆清垂拱而治太平之基既隆且固矣雖有象緯之變流行之災自當易而為嘉祥散

而為和氣矣芻蕘賤言不曉禁忌思有報君父甄擢之遇非敢訐上而取直也唯陛下熟察之景祐四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論星變地震火災　宋祁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絶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僻君以祥而自泰故益侈而趣亡賢主以咎而自警故修德而蒙祉蓋祥無必慶咎無固凶視銷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眚數見陛下奉承郊丘歳豐

月挈當蒙介福翻致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名姦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預慮以啟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主威壓銷未明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黄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閒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災興國寺浮屠延熖蓺祖神御殿已而盜壞宗廟釦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

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形清慮推求其端方令典刑設張上下禔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饑空以何理振救脱致窺間可任之將誰儻令擅恣可防之姦有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胷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

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使刑悉當罪賞皆值功要之事出于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於臣則植私者必遂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宫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黄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

訓敕使恩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災引慝宣王成周之良遇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眚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已之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荅踰時越月羣下黙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

應遂為宴安不以歳之屢豐便忘荒饉普使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臣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于左如有可采續當條陳科别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閲

寶元元年正月上時為直史館同知禮院

上仁宗應詔論地震春雷之異　蘇舜欽

寶元元年正月十日詔曰朕紹膺景命撫育中區對天地之宏休奉祖宗之成憲常懷惕厲靡敢怠荒一志于兹十有六載兵戈偃戢方隅底平百稼屢登億姓咸乂雖未臻至化抑可謂小康而去歳以來衆異間作星文流變謫見於穹昊坤載震揺沴

生於邊鄙定襄之郡為害將深室廬墊陷以實蓄黎民壓覆而斯衆飛奏繼至予心惻然而又春候方初蟄戶俄振退而修省罔究端倪蓋朕體道雖勤燭理猶昧以涼德而處尊位以眇質而保鴻名致此禨祥敢忘戒懼爰申誕告式佇讜言其或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理刑獄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仰諫官御史縉紳百寮密疏以言悉心無隱限半月實封進納朕當親覽靡及有司擇善而行固非虛飾咨爾多士宜體朕懷

臣昨初到京師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人幾十萬歷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冊

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海接統内外平寧戎夷交懽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際頗異是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臣以謂必無是事是亦傳言之濫耳歷問一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應古今之鑑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昏迷下受其弊積鬱不和之氣上動于天天於是為下變異以警戒之使君人者回心修德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之王

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茍弗知懼則非常之孽隨之今此異既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宜常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者豈有非賢才或專威福而侵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豈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宮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道濫進者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宮禁夷狄之事固未可知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

有聞焉又訝朝廷知此大異殊不修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心黙然不怪如平常無事時諫官御史亦不聞進牘白見鋪陳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汹汹聚首横議咸有憂悸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倣古以為事耶又念有天下者未有不監古而治棄古而亂也豈上位者務在鎮静不須與民同憂耶則又民為邦本未有本揺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震天之所為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復思之不覺

驚怛流汗自以世受君禄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便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昨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果罹中傷言不用而身竄謫甚可悲也是時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激切不避權右必恐横遭傷害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衆臣無有為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忽之果能霈發明詔許臣僚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又謂雖

有災異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弊故可變化而名嘉祥也旬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絕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言皆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惟誠可以應上天惟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而不足行也此則未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詣

匭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乞付臣鈇鑕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於已修已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也今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以來多引俳優賤人於深宮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泰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

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令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效也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政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而鑒物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俳優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骾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效祖宗之勤勞惜社稷之廣大則天下之幸甚也

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廷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謹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纒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必鑒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

輕人情所怨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矣實恐北庭輕笑中國伏望即時罷免別建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用素履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謹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

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由而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非有難也臣不勝區區之意寶元元年正月

上時監在京店宅務

上仁宗應詔論地震春雷之異　宋祁

臣伏讀丙午詔書陛下祇悼變異不忘元元受徳引咎端自克責延問有位廣謀于衆推變所自前事立防將欲還威譴於天極荅震眚於坤順雖如王罪己商宗念

德茂以加之羣臣莫不延頸企踵恭聽允令使誠有畣
莽之慮竅啓之詞咸樂自效納于聰聽益潤澤附輝煌
以成日新之美臣愚不肖職在史氏位為臺郎類非無
知不容自棄輒敢條列近事上對冲旨詔曰朕躬之闕
遺臣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六年孜孜翼翼動守先
訓不侈宮室不飾游畋偃兵緩罰愛重人命無它過失
聞于天下雖自謂闕遺愚臣昧死不敢奉詔然有將來
可慮者臣願一一陳其崖略陛下試參之聖慮揆之人

事測之天災質之古義有可行者不以人賤而廢其言則臣生死幸甚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奏請可否大臣之事也下陳可否以佐上操決則百度乂寧一人尊彊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先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皐陶家家為后稷尚且不可況有託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植恩者哉臣請粗陳其要且如陛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

則權常在臣政不在君昭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略加裁詰遂使中材之人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於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寖移人心攸繫此將來可慮一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往審察臣下果有盡忠守正可器用者進擢於朝但論其材勿限資序陛下以萬幾餘景引入便殿賜以清宴普詢闕漏又以所得參校時政質其是非俾之中外相應更相推糾則彼之投身納報惟陛下之歸不在它矣臣聞邪

之與正譬猶白黑可以立辨令陛下既以此事為正僞而有以為邪者因復中止更為猶豫此最不可之大者夫謀之雖衆決之欲獨劉向曰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蓋指此也臣願陛下臨事即斷勿復持疑無令浮議熒惑敗亂美政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詭辭而出所以啟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秘其語保全其人儻漏露主名則為所譏刺者皆切齒而思報矣興譏造謗不退不止一旦懼患而後來者傳以為戒皆苟容媮合

背公入黨則陛下雖有盈庭之士朱紫雜襲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絜仇以授姦人自閉其耳目萬事之安危天子不得復聞之矣臣比見兹事已驗於前伏望陛下考大易失臣之義無襲春秋陽處父之枉此將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貫魚序進廣求螽斯子孫之福伏望豫示敕誡昭判貴賤使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讒謁毀間明垂防禁數詔后妃習知謙退和柔之懿無令僭妬得萌

其中此將來可慮三也詔曰執事之阿枉臣不足以慮之然所為怪諫官御史本以選進鯁亮震肅權綱為天子之耳目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姦如山結舌而不問無援者索疵吹毛飛文而歷詆未及朞歲已干宰司希兼職而求進秩矣如此則宰相有失諫官御史肯為陛下盡言乎使言者捨當用而取不急陛下果可聽之乎臣故曰諫官御史出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輕授重責難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居是

官者終歲不言及言而不當坐不任職退挾持私意有所回匿坐故縱誅不畏彊禦議劾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令有司得與此亦救阿枉之一也詔曰政教未臻于理刑罰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臣聞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茍使天子持柄于上羣臣率職於下如臣前所陳者大猷幾務將交修畢舉矣安有政未臻理刑靡協中乎至於海縣浩繁官不失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冒公行

或民窮無訴或事紛末治大且抵死小則免官案章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末曷足應天變而闕國體乎要之災異之發政數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詔曰擇善而行固非虛飾此誠陛下勤懇悃愊紬繹下情申啓言路而必收治效也臣聞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天之感物不為偽動今陛下惴恐自反已降德音羣臣將畢精極慮隨事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此則順民心承天意轉禍為福聖人銷伏之實也然臣尚

有所慮者今臣下準詔例得獻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昧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宴飲則直曰酒池肉林望陛下納汚含垢一切裁赦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愈光大矣寶元元年正月上時為直史館同知禮院

上仁宗應詔論地震春雷之異係第二狀

宋祁

臣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數引近臣延謀急政退託

不敢開敢言之路日昃便坐以須告猷夫人君據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操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兆成敗之端森然前判於胷中矣臣向已被詔對所欲言事聞於上未合明德陛下赦其無狀再降德音似欲竭盡下情以裨萬一顧臣敢無辭而對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為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為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因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

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辨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為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蹇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為忠事與言反者為邪不黜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以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

若邪人憑虛以害有位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為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姦詆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辨於主退有以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立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為勢傾不為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賞焉可也故大闢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

者皆曰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為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為治直亂之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一患也重選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巳私故喻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姦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為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善令方下而謬令移之

矣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敗人之為善改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已知其姦不能斥去郭公所以戒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者並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輔右弼參賛權綱朝訪夕對彌縫漏闕既以為忠且賢而擢之材且能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二責之以一心令或指纎瑕采飛語小則被疑大則賜罷朝為臯夔暮為檮杌遂令家無全節

人無全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乏耶誠任之失其理矣徒使繼至者瞻前畏後偷合取容事存形跡日防猜阻捨國事而不慮茍身謀以自安大臣如此陛下何賴焉且君視臣如手足彼將以手足為報君視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為報此患之次也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神於機任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且計小利害責小經費羣

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偷一歲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福耶此患之又次也假如萬一邊境有事盜賊相扇甲兵宿野糧饋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身為國與陛下共此安危耶誰能執節慷慨與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能治也直亂之未作耳陛下誠能詔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稍清流品詔樞密院去天下之冗兵寖明紀律斷自宸慮必取成功不使渙汗復收匪石中轉則縣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為萬一不

虞之備策之善者臣智識庸暗不足上當清問輕率狂

狷惟陛下裁貸其誅寶元元年正月上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沈恕

謄録監生臣王錦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九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三

上仁宗答詔論地震春雷之異

張方平

臣伏讀丙午詔書以星文流變坤載震揺先春而雷衆

異聞作陛下惕然戒懼思所以當天意爰下明詔誕告
庶官凡上躬之闕遺政刑之差失阿枉之黨蒙罔爲姦
咸使密疏以言悉心無隱朕將親覽靡及有司臣伏讀
詔書悵然感慨遠惟祖宗造基立法之勤先帝持盈垂
裕之意敕天之命撫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陛
下天資神智英睿聰明紹隆基圖恭承帝事治民祇畏
罔自暇逸嚮若僕臣皆正股肱惟良協心弼違將順其
美陛下可以高揖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惜乎人主

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輔翼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治

而無法弊不誅救沴氣成象變咎荐臻遑遑焉獨貽憂

於陛下也臣愚孤遠學識陳陋猥逢詔旨詢于芻蕘謹

稽探天人之情參古今之論上原厥罰之本下陳至治

之方儻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斧躓之下免報讎於

權彊是由陛下至明豈獨微臣受賜陛下少留神慮察

臣狂言臣伏思詔書曰星文流變者臣鄙儒不通天官

之學謹按前志說春秋星殞如雨為王者失勢臣下專

恣之應況紫微垣太微垣上帝之座天子之廷列星布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邇臣不恭其職更相憑附懷貳茍容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載震搖者臣竊考載籍歷世以還地震之異未有若今兹之甚者謹按前志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兹謂不陰夫坤為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直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夫豈虛發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

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悦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蟲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閉藏發泄無度也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謹按前志蒙如塵臣私禄及親玆謂罔辟厥異蒙蒙先大温也蒙日不見行善不請于上玆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下専刑玆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知佞厚之玆謂痺蒙甚而温此蒙大畧也臣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

省躬應天以實是故考政者必求于天端弭災者必推于人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春秋之義舉往以明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故夫星流而隕地震而裂冬先春而雷日蒙不解其咎皆由乎陽德舒緩陰道專縱下為阿比以蔽聰明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推明七事臣聞之書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葢言明王求理不遺下言也臣議雖鄙竊以為今世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雖尚此矣陛下幸加

惠不以臣之踈遠而廢其言天下幸甚何謂七事其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何謂密機事臣聞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春秋之義譏君之漏言是以人臣造膝而對詭辭而出人君明以察之斷以行之謹之至也韓子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臣比見羣下之言事者深言切論陛下或播之於左右囊章密疏陛下多付之於有司凡國之庶

政得失之跡莫不繫乎二府者故諸臣下之言其有指擿時病及諸治亂者則用事之臣必所不悅而陛下更暴其言而露其章緣是而蒙譴者有之矣此蓋陛下體貌大臣篤其誠於勿貳疏外羣下忽其言之未然大臣固不可以忌疑下言固未可以輕信然亦在深思其意旨徐察其情偽參諸理道辨其臧否言苟可行自當聽納言之未善置而勿傷使下竭其忠各效所見則姦謀辟行不萌于下嘉猷正論日聞于上致理之要何以先

此而今清問之對封奏之事開言為怨府灑翰為禍胎沮忠義之言成忌克之俗人悼後害孰敢獻納下情壅隔國之大禍也臣深願陛下先務此道以為立政之本凡臣下入告之議宜斷在聖心清問之言姑謹於外泄念大易失臣之戒防春秋漏言之譏則天下有心之人皆為陛下用也其二用威斷何謂也臣聞書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故春秋之義譏鄭忽之弱以其

挈於權臣也君人之柄惟賞與罰必賞必罰惟斷而已
夫乾體以剛天行以健故能中正無邪運用不息人君
之德配乾而法天者葢取乎剛且健也以陛下之英明
温睿而濟之以斷天下不足治也往年莊獻晏駕陛下
親政革弊去蠧拔材賞忠斷自淵衷不撓于下典刑立
政樞極一新天下翕然皆謂陛下天機如藝祖神畧如
太宗萬世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陛下
寛厚仁恕徽柔廣容事存大體動循往例臣竊惑之此

蓋怙權之臣摟取邦柄故説陛下以為人主之孝莫大於奉先孝守成規夫祖宗之所以建基圖垂謨訓炳如日星信如四時雖百世其可易諸至于操紀律明賞刑用正人去邪慝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廟此孝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或迹存而理異或法久而姦生必踐而行以為無改於祖宗之道尚安足以為孝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遵常守故

非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昔先王之作為爵禄賞罰臨事而制宜是以為天下之主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賢愚弛張用捨一取諸例是爵禄賞罰不在人主而在簿書也予奪之柄於陛下何有一吏持簿書按例而足矣此葢用事之臣自謀之慮不才而例進者收恩在已才而例退者怨歸于君人主欲賞拔忠良擢用才俊而用事之臣不悦者輒曰於例不可用事之臣猥引親舊

妄援謬庸而人主欲詰其故輒曰於例宜然以致令兹臺閣混淆賢愚揉雜典刑都弛名器益輕于後執時柄者便於引例之說終無發明之言臣嘗讀漢書至鼂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㦸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襃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屬痛忠臣之難為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曽之事誠其子曰吾每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事此非貽厥孫謀之兆及身而已且曽為上公遠圖之不建誰任

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恨悼痛謏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謏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又何獨長嘆於兹乎臣愚伏願陛下奮乾威發天斷裁正無不忍之愛采拔罔疎賤之隔大稽諸古小驗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世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其三曰廣言路何謂也臣聞書美堯之德曰詢于衆春秋之義大君命譏大夫之專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結知於人主思見知

於貴臣願歸恩於彊臣不願受恩於人主何歟得彊貴之心者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蒙陛下之遇者亦未及安而已惟禍咎而又多逐善人指為鉤黨使陛下腹心無所寄耳目無所託姦無所發惡無所彰九重之深漸成孤立陛下天縱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豈不其悟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禍變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馬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

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隨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即從而諍之此唐太宗致太平之跡也至肅宗時元載為相邪慝不法懼為人君所知因議凡羣臣奏事皆先聞諸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顔真卿奏疏曰往日李林甫欺君擅權姦矯用事羣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顯為條約絶言路以為元載之惡過於林甫也惟在陛下開延讜直虛中接納無限畢遠茍造滕而有益雖犯顔而必恕以通天下之志

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言路乎其四曰重圖任何謂也

臣聞書曰鄰哉臣哉此帝堯所嘆以為已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四鄰此帝舜所嘆以為在已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義以為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之職朝夕王所論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聞君聽者乎大臣疾病

君為之軫憂上醫治療内使臨問數賜告加恩意禮厚矣若其偃息臥家遂罷其朝謁曠時彌歲則未之有也伏以台司為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疾之所朝廷之儀不可慢社稷之重不可輕況今災釁荐作人心恟懼安危所繫實在柄臣伏願陛下為宗社之大計畧恩禮之小節高選德望考謹厥相應譴告于上穹示大公于天下且自災異之作陛下憂勞譴畏誕降德音舉諸闕政至誠罪已而元臣當國莫肯任咎茍安寵禄以妨賢路禮

義廉耻何以訓下自餘三事任政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陛下知臣之明悉存乎聖慮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謂也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者主要卑者任勞所以正位分明堂陛也人君逸於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政九卿分職羣有司各事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襟整衆務百職各安其局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杪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煩黷天衷三公不修其職而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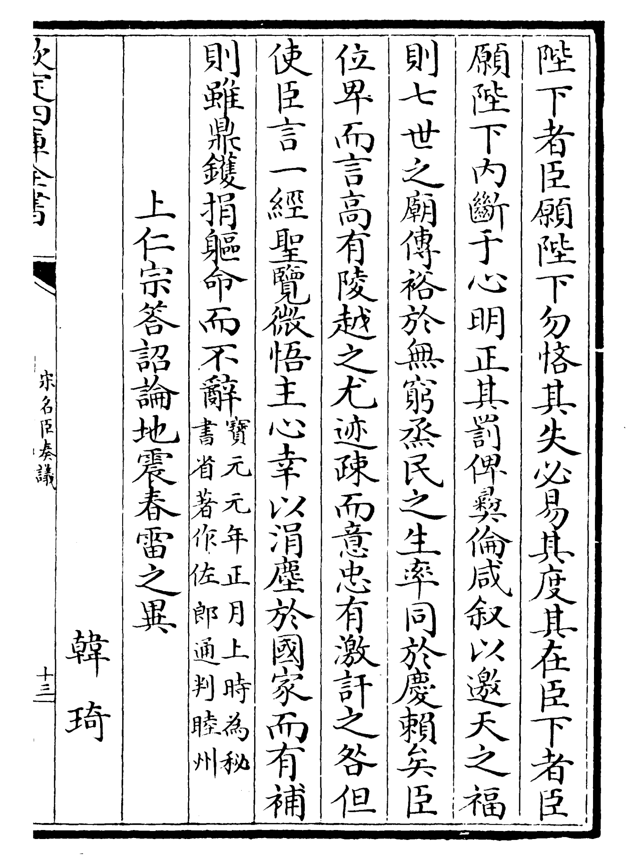
侵羣有司之事羣有司茍諉期課莫安所守上下姑息習以為常偷慢茍安風俗益獘臣愚以為方今國體所繫政府而下分職之重臺省備矣而豸冠乏匪躬之士蒲規鮮替否之言當衡鑑者循資格而無賢愚之别絶勸賞澄清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錐刀之末無斂散輕重之權政失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召獘由來漸矣臣愚伏願陛下少運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獘宜有興改撮其機要謹其關柅莫如擇任三吏切摩治本使夫

摠百揆者則謀用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臣而責其效盡其才而安其成官守典刑無相侵紊有廢厥職必正于罰如此則陛下優游太紫之上執賞罰之柄而羣下莫敢不奔走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曰信命令何謂也臣聞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以簡爲重以信爲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易從則不犯必行則可久此之謂爲國之要爲政之經臣比見朝廷出令或尋即衝改或俄復停廢吏易之

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害政之深者夫滋彰召乎巧詆文煩所以法輕令條令重累盈乎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覩况郡縣承用者乎陷愚惷於無辜無告之地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而不信故姦吏因緣而為市也臣請今後凡諸臣有請釐改條制審覆勘會益加詳審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詐之端吏息侮文之巧祥刑善制咸中有慶矣其七曰示

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是故或無災以傾其邦或有災以興其國無災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堯湯遭水旱之期中高有桑雉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則以修德而弭妖今兹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修而已丞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阿諛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嬖戒其燕溺之惑服羞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啬用無小侈費無微念四方惟正之

供憪小人作業之勞至于邊防之守兵食之備器乘之用將帥之材臣謂宜加存乎聖慮矣故臣曰惟備之戒此其緊矣夫修省之方惕厲之意雖陛下兢兢夙夜不忘于懷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傳晉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震謫之異衆變重累何啻山川之災臣愚以謂陛下宜于常禮有所降損齋居澄慮深思天意揆陰陽之道察政教之闕其在



陛下者臣願陛下勿恪其失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願陛下内斷于心明正其罰俾彝倫咸叙以邀天之福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窮烝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臣位卑而言高有陵越之尤迹踈而意忠有激訐之咎但使臣言一經聖覽微悟主心幸以涓塵於國家而有補則雖鼎鑊捐軀命而不辭（寶元元年正月上時為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上仁宗答詔論地震春雷之異

韓琦

臣伏聞陛下以災變頻數已降詔敇敷求讜言此乃陛下警悟天戒憂勞聖心普率之間不勝至幸臣備位諫列近因災變之發累上密封既愚且忠無敢畏避事頗明白未見裁納臣慮應詔而言者雖不即加之罪而言者亦不用其說則是與詔意相戾而於朝政何益哉臣欲望陛下應有臣寮應詔上言一一親垂聖覽事如可行即望早加聖斷或所見非長及辭涉詆訐亦望寛而不問庶成陛下引咎思政之德以期上穹順道為福之

應臣前數有所陳伏惟陛下以一臣之言所見褊淺未能符合聖意臣愚不勝忠憤再貢狂直更不敢廣有引援煩瀆上聽但直述當今未便陛下可行者凡十事具别狀實封進納又詔書以謂或政教未臻於理刑獄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仰諫官御史搢紳百寮密疏以言臣竊以四海至廣非一人耳目所能徧接若只許在朝臣寮論奏實恐言路未廣臣欲乞頒示天下亦許所在官吏依詔言事附遞聞奏

別狀

臣伏聞降御札求讜言輒有狂鄙之見不敢文飾上瀆
聖覽謹直述其事條列如右

一政府大臣乞選用忠正有才識之人則紀綱自正
陛下仰成而無憂如有不堪其任者望早加聖斷
皆從免罷使時政日新天下咸悅

一賞罰二柄本君上執之以馭天下若無功者受賞
有罪者不罰是猶寒暑相違而望歲功之可成也

臣欲乞凡行賞罰務協中道或陛下聽斷之際知其可賞則賞之知其可罪則罪之使畏愛出於宸衷無令國之二柄專為臣下所持而任其威福

一近日戚里之家多因入内之際或無功而望遷轉或無能而求錫賚唯圖僥倖殊無厭足況莊獻太后朝尚曾懲戒豈陛下曆明當宁而不抑其奔競欲望特降詔諭嚴行止絶如有違犯乞重加貶責

一令之國用不足者獘在於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

而所出者無涯遂令中外帑廩皆未充贍臣欲望凡百用度務令儉約及乞差公正才識近臣與三司詳定減省冗費

一自茶法改更以來連年將銀絹配率河北人戶坐此困竭明出却內庫物帛暗虧却舊額課利欲望選差公正近臣參定酌中之法以濟經用

一朝廷備禦之急唯在西北二邊其如牧守將帥多非其材而士卒訓練未至修整亦望密諭兩府大

臣常切體量二邊牧守將帥不堪其任者易之更用才畧武幹之人以壯國威御兵之法務從嚴整無令益其驕惰

一竊以陛下萬幾之暇當有宴飲之樂所以寛憂勞而慰游豫也然頻數則有妨政事無益聖躬亦望節之有度則天下幸甚

一宫掖之間女御之衆豈無繁冗徒在幽閑望選其無用之人放令出外以消隂盛之變

一臣寮中有以言獲罪貶責者若心本獻忠非挾邪
近訐之人欲望復其職任使言路彌廣人思盡誠
一消變之法惟修德以禳之則天道感應自古皆然
若齋醮道場實不可恃以求福亦望特賜開悟更
思節減寶元元年正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仁宗論日食　葉清臣

臣聞王者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君政有治
亂天應有災祥蓋天人相與之際繫君德之感通奉天

子民義實一體昌治之世未必無災欲治之主能以德
應則變災為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庸暗之主德不能
堪則反祥為妖故治亂災祥不可常在德之厚薄耳仲
尼修春秋記災異之大者日食地震為先班固述漢史
記日食之對則變見三朝為尤異者今月正元日日有
食之不幸昌治之辰遂有尤異之變豈合朔之會適當
然耶意上天譴告有所屬耶伏惟陛下纘隆慶基謹守
先訓兢兢業業十八年于兹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百工

修輔衆績咸熙信治世矣然而天變如是之大必有申儆以啟聖神臣嘗學舊史歷考前志日陽德也君道也月陰德也臣道也薄食必於朔望日月之交會也會而不食陽勝陰也其在詩曰彼月而食則唯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則陽德君道或有所虧則日為之食又曰敬天之怒毋敢戲豫敬天之渝毋敢馳驅是則天變於上君變于下怙不為變其禍滋甚臣謂推筴之初逆知當食陛下宜出次徹膳伐鼓用幣百官守司為營救

之禮庶幾天悔其咎陰不為眚今謫已見救不可追則當亟下責躬之詔開敢諫之路使講求陰所以勝陽所以虧之理後增其所虧損其所勝猶兾萬一可厭天戒其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凡言無者言本有咎以能補過故得無咎然習常苟諛之人必曰此常數也不足以為盛德之累苟内朝左右之臣以此安聖慮外廷進對之臣以此紓官責臣恐非敬天之怒而失補過之義前歲河東地震頻年太白晝見考占辨應

稍稍著驗今為此變豈妄發耶伏惟陛下深思災異之大博咨政教之闕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待以無諱使之極言言或切至采而行之此之謂能以德勝妖變災為福者臣幸以讜薄親逢盛旦職在詞掖官居諫省闕管有得敢不罄竭明者之擇庶可録焉天下幸甚康定元年正月上時為右正言知制誥

上仁宗論久陰　孫沔

臣竊見經春已來時令失序沈陰不雨蒙氣連宵日景

青昏天光慘翳按漢書所述洪範云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竊議上者臣晝夜思之莫知所以天道雖遠災祥不欺人心至微氣志必應豈有變異昭著而終久無患者也伏惟陛下至明至聖察之謹之臣職當言事心所有疑不敢自隱異愚者之盡慮也臣又聞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邪者正之陰若臣迫于君婦陵于夫邪害于正則有陰蒙之眚蓋人事動於下則天變見於上矣今氣象如是在陛下專精勵意察事求端思所

以致感之因行所以消復之道以答上穹降鑒之兆則天下幸甚伏諒陛下以喪子感傷宸心悲欝又將廣嗣是念仇淑為意每於庭墀之下頗聞珠玉之音是沖和未融而結嗇未解也伏望全神省思養器加膳優游適性燕静端居節嗜欲之情戒寵嬖之盛罇俎之間衽席之上無俾過度與盡防微保聖德于康寧發純剛之斷決察姦謀於臣下嚴左右於禁中若百事先覺則萬福來同庶可以克謹天戒永綏國家者也慶歷元年三月上時為右正言

直諫院

上仁宗論赤雪地震之異　孫甫

臣聞洪範五行及前代變驗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戎狄也三者不可過盛則陰為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七年

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者也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舒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内制後宫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宫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盡出之以省浮費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慶歷三年河北

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十二月上此疏時為諫官

上仁宗論赤雪地震之異係第二狀

孫甫

臣竊見景福内宫祖宗積經費之餘以備非常之用近歲諸路物帛多入内庫中外盡疑宫中之私費唐置瓊林大盈二庫率供燕侈楊炎陸贄請罷之今日景福之積頗類唐之二庫後宫之數臣雖不知但聞三司計肉食者千餘人又有私身當不啻數千人矣臣近聞染院

計置染綾羅甚急以備宫中支用言至藏庫所積紅羅去冬已絶它物稱此則浮費可知也陛下省之立可感動人心以消災譴張修媛寵恣市恩禍漸以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慶歷三年十二月上

上仁宗論飛蝗　蔡襄等

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為孽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等伏念灾異之來實

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徹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之之由及改之之理以至特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之此皆消灾異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夷狄驕暴陵脅中國盜賊縱横驚劫州縣養兵至冗擇將不精科配頻繁公私匱竭内外之官務為辦事而少矜恤之心天下之民急於供億而有流離之苦治道至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朝廷雖有警懼之

意然循舊弊未嘗改更所以今日災變頻數葢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為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而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于人恩澤不及于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寛容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

而不能斥百官邪正並進而不能辨四夷交結內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于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大臣不舉職之過伏乞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若督責之又無近效則用災異冊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別求賢能以救人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擇不能稱職尚致陛

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
朝廷遠加竄逐別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
贊朝綱上副選擇臣等謹具狀待罪以聞慶歷四年七月同余靖上
時為諫院

上仁宗論飛蝗係第二狀　蔡襄等

臣等伏見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為孽引咎責躬告于
天地廟社臣等伏念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列
其事而言之終以自劾乞朝廷遠加竄逐別求方正才

識之士俾居諫職臣等待罪于今七日曽不得報憂媿益深不知所措竊以今天下之勢外有羌戎結連侵脅之憂內有邊陲守禦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斂暴興生民膏血掊取無極譬如投石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澇飢荒之變盜賊乘時而起將何以禦今日視前一二年國用民力固不如矣復且因循無有更改救獘之術後一二年還視今日又可知矣非獨不如今日其患至大縱有知者不能為謀臣等以諫名官見天下之勢至

危如此既不能開廣陛下恩信以固民心又不能糾正大臣闕失以救時獘是致灾異頻數中外恐懼臣等上負陛下選擢之恩下負生靈困苦之望憂慮終日譏責滿身尚何顔面入出朝中臣等罪咎實深伏乞朝廷必加竄逐以謝天下慶歴四年七月同余靖上

上仁宗論灾異後合行四事　范仲淹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灾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

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以至今日

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去謬吏而糾慢政也至于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

務為暴斂求盡分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産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别選潔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的實事狀舉三兩人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

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絶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虚聲豈能徧閲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一二事耳其奏到案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按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

後雖寃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

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

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虚言也况天下枉

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

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

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别行

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謹重

天下之法令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去其謬誤可

存留著著為例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

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㪷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絶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

者絞配歳月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獘未能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慶歴四年上時為參知政事

上仁宗論定襄地震孟夏雷未發聲

李　京

臣伏以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
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商太戊之桑楮並生宋
景公之熒惑退舍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疑者自寶
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數萬人殆今十
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虜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
發聲在易為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
為歸妹言雷復入地避羣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
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敕邊臣備夷狄戒輔臣謹

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必有假媚道以蠱惑天意者宜亟絶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慶歷五年四月上時為言事御史

上仁宗論地震　張方平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荆湖川峽山東河北陜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于後兵難及今適當此際登萊山崖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

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推之今日凡任内外之重即無權彊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而内撫民爾西北二虜朝廷以為大患故於守禦素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猺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衡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忽而又南海交趾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頗連溪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畧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於撫御蠻冦侵

擾遂致用兵度支困於餽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龎勛倒戈之變天下縁此以至危亂則知事嘗起於細微禍常成于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静以鎮天下然每患冦賊淵藪其中所幸歲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飢饉法不勝於姦宄亂必始于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歴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路等招刺彊壯弓手宣毅軍俄又聽其傭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固争此事朝

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葢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縁光化軍賊竊發朝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官吏劫倉庫小則謀欲劫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聞雖教閲乃同兒戲無益軍器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脫乘釁間

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彊壯已屢經教閲搶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之時既聽傭人充代而其彊壯本身並無身力例各不劭農業遂樂惰游攪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鹽茶而冒禁儻緣凶歉攜扇流民結為盜賊必先此類唐之黄巢尚讓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蚩蚩之氓惑于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遞相蔽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寖使滋蔓恐

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黄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帥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二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蠻吏此其最可慮者潭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略宣毅冗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彊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别立峻防頗聞民間猶多當時所教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所在毁拆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豫防之大

畧伏冀採納施行慶歷六年十月上時為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四

上仁宗荅詔論旱災　錢彦遠

慶歷七年三月詔曰朕臨御以來於今二紀夙夜祗懼不敢康寧庶合治平以至嘉靖自去歳冬時雪已愆今春大旱赤地千里百姓失業無所告勞朕思災變之來不

由他致蓋朕不敏於德不明於政號令弗信聽納失中俾兹眚災下逮黎庶天威震動以戒朕躬大懼不能承宗廟之靈負社稷之重若心焦思惶悖失圖是用屈己以謝愆省躬而上叩不御正殿不舉常珍外求直言以答天譴兾高穹之降鑒閔下民之無辜興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庶用感格以底休成自今月十九日後只坐崇政殿仍减常膳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言當世切務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輔予不逮

臣伏覩兩浙轉運司謄録三月十九日詔敕節文以今春大旱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言當世切務者竊

念臣近以直言極諫登科悳擢不次敢自緘默苟養資格謹條方今急政要事水旱原本少盡千慮之得臣聞天地有常數陰陽有常度當進退盈虚之際雨適均等則氣和氣和則風雨時風雨時則萬物育矣然陰盛則水陽盛則旱二者自然之理故陽主德陰主刑德不可以獨任德過則弛刑不可以專任刑過則慘天之愛物甚矣春夏生之必秋冬以節之所以相為表裏而成歲功求其端正其本繫人之事故在易之泰曰后以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言泰極則安而無節無節則過其害猶不及也惟元后輔相而裁成之在春秋魯僖公之三年春王三月夏四月兩書不雨者以僖公能克已求過放佞臣理冤獄精神感天不雩而雨故顯書不雨以旌之此聖人精微極致謂天人相與應如影響俾人君戒之謹之之旨也伏自陛下即位二十餘載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逸外戚近侍循循守法未有專權之失前歲地震起雄霸滄登旁及荊湖幅員數千里

雖往時定襄之異未有大於此者今復大旱以臣愚料之非他也盖天警陛下爾誠以國家備寇之術未盡要牧民之吏未盡良天下之民未盡安上天垂意陛下欲因而大治故先出災異告焉陛下知天戒所在因而修之則宗廟社稷之鉅福苟簡忽大事規規求亡用之言唯減常膳避正殿臣愚謂非應天以實不以文之意臣願為陛下別白明之臣前所謂禦寇之術未盡要者夫西北二虜者我之堅敵天性鷙悍以戰鬭為生業非可

與以首爭首校一旦之命且古之所謂夷狄言語衣服殊於華夏其來不過驅略老弱畜産故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逐去則止今北戎據幽燕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皆我之州郡其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與漢同欲加以日夜伺我間隙收我亡叛迹其深心非止敺略畜産而已往時元昊負固不服朝廷責戰甚速出入五載邊臣未有效首虜者而天下已騷然困矣下及牛馬諸畜皆殘屻罷極他物可知暨納款錫命亦朝廷不得

已而為之紓一時之患可也我當按甲蓄威節財嗇用講過救失論長短利害以困虜而臣見自元昊之降上下安然器械城壁治葺稍緩主兵之官備邊長吏皆以次補用不復銓擇士大夫髙冠侈服恥言軍旅臣懼一旦北虜負恩乘利送死西結元昊兩道並來則國家之力未易支也臣嘗中夜以思寒心疾首臣懼如景祐康定中待元昊之謀則殆矣北虜土地廣甲兵壯凶黨多非元昊比也臣願陛下無輕待焉事不預備不可應猝

此陛下宜深留意而又湖廣一道蠻獠繹騷聞其戕害劫掠生民流離調發督斂軍須百出而置之不問但責一二儒生非有奇韞秘略但能治文書辦期會深可歎也亦用兵三年未聞尺寸之效歲月持久其憂不細惟陛下以此三方之急因天戒之明命大臣講長久之計以安元元性命天下幸甚臣前所謂牧長之吏未盡良者大凡生民之命舒慘休戚繫之刺史縣令雖遠近閑要有郡縣大小然耕田鑿井出租稅皆陛下赤子苟守

吏之失則一方受弊旦夕利害切於身飢寒偪於內彼不起為盜賊則當危苦愁厄而死危苦愁厄之氣所以致水旱臣伏見江淮諸郡地近京輔皆國家之外府而守吏年七十者十率三四往往耳目昏惑神明耗竭罷癃俯傴唯以圭田稍食為意縱有心力克壯者則倚其年齒陵轢吏民夫長吏執千里之柄而昏惑耗竭則必輸其柄於下吏下吏操刺史之威而毆良民無所不至甚於長吏之自貪也江淮一方計之尚或如此況天下

僻左之地乎況縣令之猥衆乎臣願陛下悉按其門閥功狀命之納禄致仕優賜子弟官秩俾之自養精擇天下長吏此根本之論也議者將云國家惠養老臣不當如此謂之曰古之養老蓋賜珍膳財帛豈任之以政事且陛下胡忍此老耗百十輩而不忍天下千萬人受其弊願陛下思之臣前所謂天下之民未盡安者臣聞隋唐之制有賦租庸調四者之入自楊炎變兩税法天下稱便自五代迄今斂名雜出兩税之法漸弊民已竭力

供矣加以非時配率和市舉放利盡歸官而主計之司不復設輕重均輸之法乘用兵之急唯督取諸路緡錢之用速濟經費至專遣內使四出趣廹郡國承望風旨竭取乃已殊不知錢者以通流移用則利入公上民得資販今四方之錢月取歲輸一去不復故天下之民砦商賈失業酒榷商筭課入益虧此蓋專取緡錢之過平日已嚚嚚若不足況能禦水旱在先朝時常患其若此有三說之法俾商人入粟邊郡而受鹽茗雜物於內

郡邉食不復給緡錢則天下之貨通矣其三説之法副在有司朝廷逮事先帝諸臣皆能言之陛下舉而行之然後詔主計者講利害輕重之術不許專取緡錢於諸路俾百姓息肩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再念臣身遠慮淺實縁陛下詔旨而言之故安危之語無所隱避伏願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治忘亂降意才傑謹明賞罰庶幾災異消釋導迎善氣天下幸甚慶歷七年四月上時知潤州

上仁宗論旱災得雨　　包拯

臣竊見冬春以來天下旱乾為虐而陛下避殿徹膳累下詔書勤求直言疏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已無此之甚焉故詔音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悅於下天意聖德合若符契當上穹眷佑之如是則陛下尤宜勵精求治以荅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謹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

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私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慶歴七年上時為戸部判官

上仁宗荅詔論星變　　文彥博等

詔曰朕據宸極之尊託億兆之上懋謹盈成之戒豈忘勵翼之懐然而監於猷為未

繇古治動於精祲靡致善祥比來星文屢
有謫見夙夜畏省匪敢寧居蓋慮德政闕
修刑賞差濫人有冤滯而無控雪之路民
已匱困而無寬恤之實官局具設而職務
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科役煩重肆
成暴刻軍政簡墮莫為經制教令輕出有
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姦倖安求而
不抑恩澤旋壅而不流有一於茲足戾和
氣朕深惟廟社之重祇荷祖宗之休欽畏
天民詢敕人事嘉與近輔交修儆闕庶荅
靈戒以底休平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將
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
更張振舉者容具條上朕當悉心詳
究即議施行咨爾股肱咸體予意
臣等各以非才忝居大任不能裨補聖政燮和陰陽以

致星文屢有變異下飭人事上貽聖憂陛下曲示包容未賜罷免責以來效使之極言詔旨丁寧睿思寛大跪受伏讀慚懟失圖恭以陛下堯舜用心禹湯罪己欽若天戒增脩聖政弭災召和宜集休應聖詔曰德政闕修刑賞差濫臣以謂刑不為貴近而屈賞不可僥倖而求則無差濫矣刑賞不濫則德政自修又曰人有寃滯而無控雪之路民已匱困而無寛恤之實臣以謂人有寃滯必由郡縣及按察之司節級陳訴若猶未伸又許檢

鼓撾訴固無壅遏之理然吏須州郡官吏常得其人為之伸理則民無究滯矣今冗費無藝國用窘乏故歲一不登下民艱食雖欲恤之而力不足也若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及兵籍官吏之浮冗者稍澄汰之則庶幾國用不乏可以有恤民之實矣又曰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臣謂為官擇人不使僥倖者求而得之久於其任考其殿最而升黜之無使屢遷速易不為苟簡之政則職務焉敢廢弛祖宗之法備在

典册舉而行之似若甚易但不爲權倖所撓則爲至難苟上下一意守兹典章堅如金石行此號令信如四時則綱紀振矣又曰科役煩重而肆成暴刻軍政簡惰而莫爲經制臣以謂前之所謂減不急之務罷無功之賞澄汰兵吏之冗則國用不乏國用不乏則可以省科役之煩重州郡官吏常得其人雖有科役亦不至於暴刻矣謹擇將帥稍假威權撫安士卒不務姑息勿使貴臣驕將撓於其間則軍政自肅而有經制矣又曰教令輕

出有所未安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以謂令出惟行謹
乎始出出而不謹故行之未安近歲以來茲弊頗甚由
議臣輕建言而須必行行之無效而終無責或雖有嘉
謀而事無近效人之多言横為沮議朝廷不能持之故
多中變條其事狀比類尤繁舉賢任官宰相之職宰相
不能悉知其人但當謹擇臺省長官及州縣大吏使如
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又曰姦倖妄求而不抑
此至今之所患臣等嘗議之矣又曰恵澤旋壅而不流

臣以謂朝廷推恩靡不下究然恐郡縣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物合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不釋如此類者更宜申明聖詔曰將此十二條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條上朕當悉心詳究即議施行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心勤切之至所恨臣等空疎不能上副好問雖然敢不罄竭愚短粗有所禆然今所陳乃其大略蓋慮繁詞終成虛語徒煩厪鑒無補大猷臣等欲將十二條事日舉一兩條細述合更張

振舉事件逐時面奏委曲敷陳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當斯亦舜禹臯陶吁謨都俞之義也臣等不勝區區

舉行十二條事件

聖詔曰德政闕修刑賞差濫臣等近奏以謂刑不為貴近所屈賞不為僥倖所求則無濫矣臣等請舉一端如往年蘇舜欽劉巽以進奏院賽神輙用官錢即皆坐除名去年曾𥜥宋永宗賽神亦用官錢其罰當與舜欽輩均而曾𥜥等止停見任近日

史昭文等以不覺手下人吏取受梢場錢物衝替未得與差遣尋有監梢場官閤繼隆等却為昭文所發亦是不覺察專典取受一例衝替而昭文即時却令與差遣其同事馮經亦連㕘牽復而繼隆等衝替如故蓋昭文曾與輩以親近而從輕罰舜欽繼隆等以疎遠而受重責又去年親事官作過皇城司官吏當坐重責然皆是近臣貴戚止於降秩補外纔逾年即皆復職或更遷官往年張沔以

保州及李敭事降黜數經大赦至今未復舊職言
體則皇城司事為重議罪則張沔等輩為輕升擢
棄廢理似未均不惟刑罰失平實恐貴倖壞法臣
等以謂今後用法理當振舉更務均平賞典之濫
則如近日司天監周琮李用晦止以選課日辰便
乞轉官任子醫官別無勞績妄乞額外轉遷如馮
琦潘象蘇惟和沈過明之輩頼陛下聖斷皆與裁
抑然未悉如先朝之制及前後條貫更欲申明遵

守
聖詔曰人有寃滯而無控雪之路臣等以謂人有寃滯必由郡縣按察之官節級陳訴若未伸雪又許檢鼓院撾訴訐無蹇遏之理今欲更敕約轉運提刑司凡有理訴並令仔細究詳如事理稍涉寃枉即選官就近覆勘勿令煩擾延及貧窮無辜
聖詔曰官局具設而職務或弛典章備存而綱紀不振臣等以謂官得其人職務自舉選才任官止

是臣等之責若官須擇人不甚拘以資地事須責實當時校其殿最三載考績必行黜陟百官脩方孰敢懈弛臣等請略舉其弊只如省府之官及外計之任近歲以來遷改頗速有如假道豈暇舉職所以務為一切苟簡之政而職業不脩臣等欲乞更須詔敕約束中外之官必須二年之外方許遷替考其殿最而升降之若特敕擢才則不在兹限所謂典章者朝廷之大法祖宗之舊制舉而行之

執而用之豈有綱紀不振哉盖近歲以來緣貴倖之臣墮大法壞舊制者多矣臣等略舉其尤者祖宗之制官有定員今員外而置官者多矣如幹當皇城軍頭司及醫官使副之比是矣又俸禄之法各有定制等級賦與固不可差今則有任觀察使而請留後俸者如此之類其徒實繁臣等欲乞今後更不溢舊額而置官逾本官而受俸一守祖宗舊制不為貴倖所侵則綱紀振矣乞特頒一詔處

分

聖詔曰賢智在下遺而弗舉臣等常謂舉賢擇才

輔臣之職輔臣不能悉知衆才惟當謹擇臺省長

官州郡大吏使知近制各舉所知庶幾無遺才矣

然臣等敢不益勵惷愚博求才智將期得士之美

上副任賢之心

聖詔曰姦倖妄求而不抑臣等以謂近日貴戚醫

工卜祝及諸司人吏因緣請託妄述微勞希求内

降如此之類盡守條制一切裁抑則官邪之蹊可以漸塞

聖詔曰惠澤旋壅而不流臣等嘗謂凡有推恩靡不下究猶恐州郡之吏不稱朝廷之意或逋負之物當除而未除流竄之人可釋而未釋臣等欲乞應經前年大赦合放負欠物色如省司以未見保明文字州郡以未受朝省指揮至今尚行催理者令速勘依赦蠲除編配之人除屬揀選路分外有

已經量移情理輕者令具元犯奏聞看詳依赦釋

放

聖詔曰民已困匱而無寛恤之實又曰科役煩重

肆成暴刻臣等以謂國用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

民困匱民力既困國用自乏雖欲恤民不可得已

臣等請言其國用窘乏之由恭惟祖宗以來置兵

與吏及賞賚賜予皆有定制量入以出故財不屈

乏自康定用兵之後添募新兵幾四十萬數年以

來雖逃亡減廢之外猶不減三十萬餘每歲所費衣糧錢物等共約三千萬貫匹兩石束賜賚之數不在焉兼自慶歷二年後來添給二匹金帛每歲共四十餘萬匹兩加以頻遭水旱復除租賦則國用不得不窘故國用窘則科役煩科役煩則民力困今將恤民之困窮寬民之科役正在省冗費而已省冗費之大者在減冗兵臣等已嘗奏述欲於今冬别立揀兵之格密降付逐路轉運使候至春

首依常年例計會帥臣同共依新格擇選必甚減
得冗費其次則罷不急之土木停無功之賜予抑
僥倖之求請省員外之冗官衣服用度務崇質素
多方節約諸事簡儉年歲之間漸期足用國用既
足則科役不煩科役之不煩則是恤民之實矣
聖詔曰軍政簡墮莫為經制臣等嘗謂謹擇將帥
不務姑息勿使貴臣驕將害之軍政自肅矣
聖詔曰教令輕出有所未安臣等嘗謂謹乃出令

令出惟行若輕出之必有未允則數易屢改此為政之大弊若近日錢令鹽法為弊不細而建言者謀之不臧未嘗有責此所以致輕改作而易受弊也往年建言諸州招刺義軍去歲却揀配諸軍人心騷然其始不能詳謹致不數年便有改易臣略舉此數條蓋事之稍大者也皇祐元年上時為昭文館大學士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仁宗論水災

吳奎

臣竊見近歲以來水不潤下盜賊横起皆陰盛所致陛下寅畏天命宜格善祥而反應以災沴其故何哉夫帝王之美莫大乎進賢退不肖賢者進則君子各以類升而陽勝陽勝而善祥可致也不肖者退則小人各以類伏而陰虧陰虧而災沴可銷也今天下之人皆謂之賢陛下亦知其賢然不能進天下之人皆謂之不肖陛下亦知其不肖然不能退重以内寵驕恣近習回撓夷狄桀驁奸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之過

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為有事之後顛沛而失錯中外臣寮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沮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河北河東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大臣不以為事至執通判傷巡檢然後倉皇於數路之間移易官守立重賞以募之不亦晚乎事將有大於此者將如之何幸陛下留意皇祐三年八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劉敞

臣伏以古今之通義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幾日昃

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以天久不雨之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夜輒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於羣臣羣臣實未有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前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專以萬乘之體為羣臣代勞哉如令萬一冒風寒霜霧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至矣近者

大赦恩及四海解宿逋裁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愆亢尤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褒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涉風寒霜霧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視羣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失所之故深自克責不避災疾而子方晏然自

若不可謂孝臣雖賤切不勝犬馬之心又以謂救旱之術在彼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擇皇祐四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水旱乞裁節國用　范鎮

臣竊聞陛下每遇水旱或時災變必露立向天痛自克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堯舜用心亦不過是然願陛下稍推廣之推廣之術在於使官吏稱職民力優裕而已今民力困甚而朝廷取之不已是官吏不稱使陛下憂勤於上而人民愁苦於下也伏見國家用調責之三司

三司責之轉運使轉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怨嗟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災變所以作也願陛下推前憂勤之心明詔中書樞密大臣使考求祖宗朝及天聖中兵數與官吏之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為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陛下雖高拱深居無所事而天地之和至矣又何憂水旱災變之患而自克責如此其勞乎臣居常念此至熟今蒙陛下選任不

敢不自竭盡然亦不敢遠引前古難行之事所陳惟祖宗時及天聖中陛下躬親之政伏惟留神采擇至和元年八月

上時知諫院鎮後有三疏具兵制門

上仁宗論黑氣蔽日及風雨寒暑變異

范鎮

臣伏以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惑君也

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為是即乞速退執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為非乞敕執中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暑者賞罰也乍寒乍暑不當賞而賞不當罰而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為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歷邊任於法不當為內侍都知押班未幾又改官石全彬不當為觀察使為觀察使未幾為內侍副都知其餘攀緣改遷皆不應法律是不當賞

而賞也陛下有旨不應法律賞罰聽中書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陛下思慮若為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君脩人事以應天變則災異可為福祥也陛下如欲應作寒作暑之變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

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惑也陛下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乎經史使後世為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為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臣之臆說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之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今一年臣消息所未知也今春諸路無麥苗禾種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處萬一盜起陛下將

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為此此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默也臣四歲而亡父七歲而亡母今食陛下之禄父母之養為不及已其所可為者合忠孝一意以事陛下耳若於此時畏避而不盡言則臣負不忠不孝之罪於陛下也至和二年三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劉敞

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衆多皆扶老攜幼無復生意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盡竊

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為民父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寛目前之急而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醫療病必先審其病源病源不除殭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殭者流轉弱者死亡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

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議臣以其學使之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為皆已應天則水旱者盖無妄之災不足憂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安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為陛下謀者不過賛粥糴米名為救濟其實亦欲欺聦明自觧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反寒率多常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

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至和二年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范鎮

臣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為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倉拯貸存䘏之恩不為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寛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一小歉故雖加重施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耳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何

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歛有司之重歛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而經制不立也又聞許汝鄭等處蝗蝻復生蝗蝻之生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謂貪政之取民猶蝗蝻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初履畝冬蝝生説者以謂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感也國家自陜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近年不惜高爵重禄假借匪人轉運司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

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皆貪政之發發於掊刻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之和也水旱之所作也臣前所言官冗兵多民困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敕大臣檢臣前所上章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為經制又罷土木之費使民得足食而少休則天地之和至矣古人言太平者止於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坐致顧陛下責任大臣如何耳至和二年四月上時

知諫院

上仁宗論水災　歐陽修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大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

藉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塚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内決千百步濶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隱惻至仁之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嗣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屑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

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
而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
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宫之建久矣世之庸人
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書曰一
人元良萬邦以貞盖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
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
如庸人嫌疑之論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
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

嗣旣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遜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

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謹重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

服藥於内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戴陛下之德厚受陛下之恩深故屬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為陛

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以為不可今三四年間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

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為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能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社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

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為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為陛下言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至和三年七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宋名臣奏議卷四十